

父子情暖

■张献彬

入疆十年了,竟没有回山东邹城的家和安徽淮北的老家过一个春节。

自从母亲去世后,85岁的老父亲听力更不如前,他不听我反复解释,依然是那句:“回来看什么看?手机里不是有照片可以看看吗?你忙你的工作吧!”语气和十年前一样,几乎没有变化。

十年前,我从山东的煤矿基层岗位调至企业驻疆的二级单位,兼职多、跨专业,年复一年地处于忙碌状态。每年到了年关,几乎都忙到大年三十的下班时间,才能回到还没来得及贴春联的宿舍,

与同事吃喝闹酒,问候家人,午夜守岁时听左右房间传来想家的哽咽声,常常泪流满面。

虎年初一,我照例早起向留勤的办公室同事一问好,然后坐车下矿、下厂,进区队、车间,一次次、一天天。转过了初六,回家过年的同事们陆续回来了,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尽管头一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,七个多小时飞机和汽车的颠簸却始终未让我合上双眼,直到看到开门时妻子的笑脸,才瞬间感觉到累,眼皮竟抬不起来了。

在山东的亲家友家转了一遍后,我早已按捺不住思乡之情,第二天早早起来,把给父亲和亲戚们带的东西再看一看,把给晚辈们的红包再数一数,顾不上

吃一口妻子端来的早饭,坐进车里不断催促启程。

三小时路程在满满的回忆和哥哥姐姐的电话询问声中结束了。下车后,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家中,站在满脸平静的父亲面前,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戴着助听器的父亲依然先问工作,然后嘱咐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,高亢的大嗓门让家人端饭菜时的脚步都轻了许多。

团圆饭开始了,父亲先给镜框中的母亲敬上一碗水饺,然后坐下来静静看我们吃喝闹着,默默无语直至结束。

眨眼就到了返程时间,看着车窗外一脸留恋不舍、两眼通红、满头白发的父亲,望着那曾经背着我上学、我生病时背着我就医时那充满安全和踏实的后背已经佝偻,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真想能静静地和他坐在一起,听他讲讲干了一辈子电工,走南闯北的不凡经历;讲讲年轻时满腔热忱,提笔写下入党申请书的情景;讲讲18岁离家时的兴奋,21岁在矿井深处的迷茫;讲讲28岁结婚成家时的幸福,42岁担任党支部书记时的自豪;讲讲45岁由鲁入疆的孤独和没有轻言放弃的奋斗……

车缓缓启动,泪眼中望着父亲越来越远的身影,忽然记起龙应台的《目送》: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

我忽然明白了,原来世间只有两个人,视你胜过自己的命,那就是父母。即使我们不在身旁,他们的目光也永远在我们身上,不肯挪,不肯放。

我想,尽管我和父亲一如既往地不善表达,可我们的心里一定都是温暖的。我想告诉父亲,再过两年我退休了,就能回去天天陪着他,让父与子的日子天天都像过年一样。

(作者供职于山东能源集团新疆能化公司)

诗词闹元宵

■钱国宏

“一曲笙歌春如海,千门灯火夜似昼。”民间自古就有正月十五闹元宵之俗,各种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,使元宵节成为年的高潮。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歌之咏之,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元宵佳作,至今读来趣味无穷。

最先以诗歌形式描写元宵节盛况的,当属隋炀帝杨广的《正月十五通衢建灯夜升南楼》:“法轮天下转,梵语天上来。灯楼千光照,花焰七枝开。月影凝流水,春风含夜梅。幡动黄金池,钟发琉璃台。”《隋书》记载,杨广为彰显国力,曾多次举办元宵盛会,“每岁正月,万国来朝,留至十五日,于端门外、建国内门,绵亘八里,列为戏场。从昏达旦,光烛天地,百戏之盛,亘古无比。”隋代诗人薛道衡更是作60句长诗记录了鼓乐喧天、人潮涌动、通宵达旦庆祝的元宵场景:“京洛重新年,彻夜龙衔烛。欢笑无已时,歌咏还相继……”

唐代时,元宵节张灯成为一种“定制”。《大唐新语文章类》记载,中宗李显神龙年间,京城正月十五“盛饰灯彩之会”,民众争相上街夜游观灯,“文人皆赋诗一章,以纪其事”。当朝中书侍郎苏味道作《正月十五夜》一诗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灯树千光照,明月逐人来。游妓皆秣李,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元宵之夜,平日紧闭的皇宫宫门破例开放,宫内火树银花,蔚为壮观。男子们约朋唤友,妇女们穿着艳丽服装,涌进皇城观花灯。“千门开锁万灯明,正月中旬动地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,一时天上著词声。”张祜这首《正月十五夜灯》把宫廷内万灯齐明、舞袖联翩、歌声入云的壮观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而李商隐的“月色灯山满帝都,香车宝盖隘通衢。身闲不睹中兴盛,羞逐乡人赛紫姑。”葛长庚的“碧玉融成万里天,满街罗绮竞春妍。柳梢挂月黄昏后,花市张灯白昼前。”则记录了彼时民间的“玩灯”习俗,大街小巷,灯火通明,民间艺人或表演各种奇术,或载歌载舞,共庆佳节。

宋代对元宵节更加看重,不但创造性地推出了“灯山”这种较复杂的组合形式,还将张灯之夜增至四天,即从正月十五到正月十八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《上元》诗中写道:“明月满街流水远,华灯入望众星高。风吹玉漏穿花急,人近朱阑送目劳。”他从方向、亮度、彩度、远近等各个角度,描写了元宵节,而且诗句平衡对称,颇具韵味。宋代元宵节还成了一些青年男女的“鹊桥会”,辛弃疾的《元夕》描写的便是这一风俗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火阑珊处。”

此后历朝历代,也涌现出很多描写元宵节的诗作,视角多半聚焦于普通民众。例如,宋代诗人姜白石就将深夜卖元宵这一生活场景写进了诗中:“元宵争看采莲船,宝马香车拾坠钿;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唤卖汤圆。”明代才子唐伯虎则为后人描绘出了一幅绝美的《闹元宵》图:“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银。满街珠翠游村女,沸地笙歌赛社神。”



超越体育的文化和精神

——读《中国冬奥》有感

■李钊

2008年,纪实文学《五环旗下的中国》让奥林匹克之声清晰而亲近地响起在中华大地,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。十余年后,作者孙晶岩与奥运会再续前缘,通过五年潜心创作,她再携一部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冬奥》,全景记录2022年北京冬奥会从酝酿、申办到筹备,充满曲折、艰辛、挑战与机遇的历程,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。

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,若想走进读者的内心,无论主题提炼还是细节采撷,都离不开火热的现实生活,正所谓“脚上多少泥土,笔下多少温度”。

孙晶岩将采访奥运视作“时代赐给的宝贵机遇”,创作《中国冬奥》期间,她在研读上百部、上千万字相关书籍的基础上,坚持实地走访和人物访谈并重,追踪冬奥会的筹办过程,呈现奥运新理念融入日常生活、促进社会发展的点滴。尤其是,她实地跟踪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场馆的建设,并前往黑龙江、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探寻中国冰雪运动的拼搏之路,还奔赴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英国、爱尔兰、奥地利、加拿大等冰雪运动强国考察。人物采访时,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夜里,她和张家口赛区的建设者们一起目睹壮观的造雪场景,备受感染的受访者敞开心扉,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真实心声。

受访者中,有叶乔波、杨扬、王冰玉、英如镛等几代为冬奥会拼搏的冰雪健儿,有贾庆亭、郑振国等冬奥赛区的建设者,有如孟庆余、申鸽、崔红彬等冰雪运动教练

员、裁判员、赛事组织者,还有那些在冠军和奖牌背后同样拥有冬奥梦想的普通民众。他们身上的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冬奥会推动国家、社会发展的宏大景象,也呈现出这场盛会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
“体育绝对不只是体育,体育是一种文化和精神。”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至今,孙晶岩坚持“不是就体育写体育”的创作理念,深入挖掘奥运背后的故事,呈现超越体育的文化和精神力量。

中国冰雪运动起步较晚,从1979年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冬奥会,到1994年叶乔波获得中国首枚冬奥会奖牌,2002年杨扬获得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,再到中国冰雪健儿在“家门口的冬奥会”上驰骋赛场,他们的每一步都见证着冰雪运动前进的轨迹,

见证着中华民族昂首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程。透过蜿蜒在延庆赛区的高山滑雪、雪车雪橇赛道,透过矗立在张家口赛区的“雪如意”“冰玉环”,透过“冰丝带”和首钢工业园滑雪大跳台等冬奥场馆的亮相,冬奥“中国方案”不仅呈现出冬奥场馆建设中的科技含量、环保理念和设计之美,更向全世界展现出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和文化精神。

中国人心怀强烈的奥运情结和奥运热情,这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期盼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使然,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北京实现了这场“圆梦之旅”。细读《中国冬奥》,读者将更清晰和深刻地看到,冬奥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,更是中国与世界共享、融合发展的大国格局。



升腾

■宋文学 (作者供职于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)

与春天出发

感慨徘徊在回忆的走廊
辞旧迎新的阳光
在团圆的时候绽放
困难与勇气携手举起酒杯
斟满酸甜苦辣一饮而尽

■刘飞

期盼化为绚丽的烟火
心甘情愿落入
湿润的眼眶
岁月的故事不再沉默
低吟成人间美好山河无恙

不知疲惫的脚步
能踏出多少美妙的文章
即便没有雪花见证
那些忙碌坚守和模糊的背影
也是真实的幸福写照

在春风中归来
唤醒沉思的江涛
还有孤傲的雪山
遥远的城市和乡村
都要以虎跃的姿势奔跑

与春天昂首迈步
播下勇敢与力量的种子
一往无前地迸发
用美好的奋斗之心
书写新年的熠熠生辉

(作者供职于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)